

全華叢書





黃文獻公集卷之五

元黃 潛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爲用其微矣乎輜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簸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澶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道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嗇於用若吾亡友

陳茂卿之爲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邪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一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旣死訪遺藁其家亦竟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爲五七言古律詩如千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邃激越其嗇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子子焉自窮如此有可爲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荆山之



韞豐城之閔必有俟以彰其用雖玉烟劍氣非窮山  
腐壤之所湮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逢哉序而藏之庸  
俟知者不復苟爲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爲甚非謂夫賤且拘  
之爲病也饋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  
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昔之生齒眾矣未有  
不使以士君子自爲者而今也惟以其占籍爲斷焉  
耳方儒服俎豆蝟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得業乎其

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于焉逸居飽食而肆其  
力於負販技巧者豈亦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  
自出以售于世或者且將縻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  
使之伏其所長而效其所短譬猶任劉累以飯牛責  
卞莊以搏彘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  
學壯而行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  
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于  
猱狻也躍乎若丸飛而矢決也歛乎若揚飄風簸鉅  
海而高颿大舶出沒後先也儁稱媿譽踊溢未已庸

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邪今方  
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爲  
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予固有志  
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弗歆羨而贊慕乎雖然  
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  
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  
夫以君之絕藝殊能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  
以戲遊出之則非予所知也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  
他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  
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  
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  
百歲而生而見夫隆顙者升脣者圩頂者河目者面  
如蒙俱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况其子若孫之克肖  
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  
原性命如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  
世有名某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

年矣當以秩滿升去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恡其  
去予竊以爲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  
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邪誠令流風餘  
澤之所存必孔子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  
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  
得而私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予固未敢遽  
以吾周卿爲賢于有子不猶愈乎隆穎升脣圩頂河  
目面如蒙俱之偶同者邪周卿行矣予之屬望於周  
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旣形于羣公之篇



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爲舉子業者劬躬苦思敝敝焉穿穴乎經史百  
氏之書憊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  
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贏糧笥書  
呻呼踴躍合乎京師以鬪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  
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竇益淬其鋒鏑而望更進  
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爲之定制凡得舉十有  
五年者俾輒試於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

之庭于是天子亦且閱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  
幸者乃得爲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  
蒙之職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與夫一考之勞  
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讀非有抗  
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  
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  
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  
觚擘牋以歆艷乎徐生之去也况夫嘗自拔於千萬  
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致其



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爲向之求于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峩冠大裾于于揚揚執經以升于高座則人之期君將有大于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怍焉可也尙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于生者寘諸篇端云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爽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恆譏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

外內郡縣所寘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廉  
從之盛往往眎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  
有加焉吾于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  
無以獨異于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訾乎其用于時者  
以爲釋氏之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  
所謂道誠不宜逐逐然惟印組之爲務也嗟乎是不  
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  
能以獨理也必將斂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  
且能者宜爲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甯于是而復與

人異情邪若直師之負材傑驚庶幾不見捨于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于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于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眾矣其行也猶有冀乎吾徒一言以爲贈夫豈自歉于其道而思有異聞乎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爲性而道之所以爲本也其爲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爲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蒙詬于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甬東之文學掾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諭之其以吾言爲弗畔矣乎

石臺紀遊詩序

甯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  
門閭風丹邱桐柏而南田號爲福地好事者率病其  
幽遠險絕莫適至顧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  
里所山皆土阜非有竒巖峭峰水泉花藥竹箭之美  
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  
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  
坐十人旁睨四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  
縹緲可睹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卽凡觀遊

者恆用爲稱首予佐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  
斯臺抉剔蔽翳求昔人之遺刻既漫滅不可識唯慶  
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蒼翠藁桶  
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歛而休焉因相與飲酒  
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爲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  
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邪然予聞古  
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  
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乎物斯異方  
而同得者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



爲石臺故事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大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甯間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爲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尙書最貴顯尙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爲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弗及睹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

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  
大辭令大褒貶存于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  
謠謠誦之間纖悉委曲見於詩爲最備善謔寤言馳  
驅灑埽葵棗瓜壺苴茶之食爲事至微爲物至細聖  
人之以之列於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竝傳  
而不廢者厥旨深矣而况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  
終始誦其詩而尙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槩見豈  
可忽哉凡其爲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  
獻樓公旣爲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復纂次其



續集俾潛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蔣氏  
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尙不一  
書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  
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雒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  
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  
存者亳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旣無  
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

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歔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他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

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臯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  
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  
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於太常自以遊先生  
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旣緘辭銘其墓且探其家  
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  
尹趙敬叔刻寘縣齋以潛幸嘗及先生之門佯來俾  
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尙論其世先生  
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  
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

異時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  
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  
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  
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  
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稱也  
他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爲詩嗚呼  
茲其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

禮部正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隔截後進筆墨毫縷之異抉擿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俵俵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於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於詩故老往往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漫不省爲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也大雅曰芄芃棫樸薪之標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標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預



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  
升歌爲清廟欲爲薪之禋之之棧樸又不可得而爲  
空谷之白駒而遂爲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  
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  
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久者易變不  
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爲異  
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  
力之卑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爲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壖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瀆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尙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



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  
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  
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  
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  
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凡  
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  
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隳裂之餘  
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  
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錮爲其詬病也豕鉅淪沒

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爲信遂使  
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  
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  
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予  
敢以爲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  
望於順甫則厚矣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  
尙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

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爲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僅有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爲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爲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

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爲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爲然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  
俞氏述其爲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  
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己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  
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卜四  
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  
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猶爲卜  
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  
別出爲焦贛爲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



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  
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  
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  
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寘同異  
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  
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  
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爲同  
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  
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

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爲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鑒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且密其爲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礪長養之有



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久矣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緝以爲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爲資身譁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

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爲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于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爲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鑠金凝土弓車皮玉畫績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

之法無述焉蓋其于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  
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生乎書同文  
之時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  
盍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  
者搥胸而嘔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於  
今之厚而徵於古之略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  
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所不錄而雜出  
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爲臨池拾遺記然以所  
見未博無能補其缺軼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

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  
爲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慆邁而予之不能從事  
於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  
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  
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爲序庸俟覽  
者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闌闌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

以爲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  
記下至權謀數術汜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眾技之  
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蓬萊道  
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旣第其篇帙部分  
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  
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  
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  
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蹠可以爲美矣而非可常致以  
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蝸范蝼蝻野果之實人所



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爲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

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尙無以秦人之炙易吾之炙也  
哉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嗟夫  
彼爲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  
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  
光榮而以爲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  
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  
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

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爲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眾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爲之序而潛顧謂科

目有不足獨特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送王照磨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筴法久而弊議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涖于四明蓋君嘗掾六察以爲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臺復奏署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爲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嶺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之事者矣國家宵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

臣爲君知己非直如狗監之知子虛而已君之陟清  
華陪禁密固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嶺海間  
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  
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爾成康盛時皮角  
筋骨之斂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掌以再  
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  
之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  
志爲憾焉者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



然則汲都尉之恥縣令而薄郡守蕭太傅之雅意本  
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督運吏託官聯於  
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  
其志枉其道也是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  
耀者爲諛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於羣公篇什之端  
焉

###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胄監之長  
貳咸有師道焉胄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

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閩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修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爲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

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于大司樂而論說于東序者  
有大司成焉司樂勿專也鄉學之政總于大司徒而  
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勿親也  
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城司  
城豈亦仕焉而已者邪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  
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剡之鄉  
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他日剡父老舉以相  
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韙歟生之行有日  
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職分

之宜爲者以告之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於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爲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

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爲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爲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竝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于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爲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



禮以義起者邪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  
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  
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  
系于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夏生文彙序

予筮仕甯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  
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  
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  
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母行先生不聽遂

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生爲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旣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于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爲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爲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鉤摭其片言隻字爲之品評

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槩如此他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醕覽者尙因予言而有考焉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爲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爲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於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

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爲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齋之子是爲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掾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

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爲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爲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臯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



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  
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  
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  
笑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  
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俛仰之間垂四十年  
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牒遠方與  
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  
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邈焉不  
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

爲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母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顧獨逡巡遠引恬處下列瞠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爲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爲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爲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爲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

篇道其故舊以爲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旣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

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  
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  
甯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  
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  
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  
柔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  
今之士既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  
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

賤儒且將盼盼焉疾視其長上尙安望其親且樂耶  
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  
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  
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  
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  
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  
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士風土俗視他邑爲猶近於  
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  
云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  
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  
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贏糧笥書踰濤江而  
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  
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  
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慨於予心  
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  
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

焉爾爲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  
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  
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於信之玉  
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  
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  
褒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  
師資之益斂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  
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  
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

鄙懷以爲臨別贈言之首云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甯縣尹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爲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家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君時任越之筦庫以節婦歸焉僅再葺

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  
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他方  
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娠  
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  
留貲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蓄聚而攜其子任以去  
節婦一聽其所爲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柩而已  
閭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  
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戡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  
衣食將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

不可奪爲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嫠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旣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遷李君暨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爲之銘於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爲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邱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爲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



伸已之欲爲若馮氏者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於卷  
首俾覽者知其賢與他見褒表者固不侔也贊美之  
辭則篇什存焉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爲州仕焉  
者往往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  
日益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  
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  
性然也異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之立祠者

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况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  
或處而以尙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爲文辭取進士  
俗豈盡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爲政者莫知  
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  
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諸暨其治汝如在  
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  
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燒而與之  
相安于其事不致疑于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  
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

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  
京師僚友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工文者共爲詩送  
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左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  
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他  
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凡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  
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最盛蓋可想  
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

見察舉朱邑起嗇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  
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  
已何文學之士眾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邪粵  
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於列位其以材猷陪  
廟論以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  
國人者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  
可紀無媿古循吏者吾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  
凱由胄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爲郎祕省再轉而長是  
邑清白之德形於造次不自表以爲名其治務簡易

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  
讐伏或自媿悔歸於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  
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  
之眾盛由明經進而列於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  
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  
俗浸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爲浦  
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樛壽甫者予友  
也善爲詩而不苟出獨于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  
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



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  
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  
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  
之爲人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  
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  
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逮夫運去物改故家  
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

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參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者是爲文靖公道德論議世所師尊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爲曾孫生乎異代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湛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

京師王公貴人誠爲之知己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  
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  
之行有日朋從皆爲賦詩而徵予言爲之序愛莫助  
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黃文獻公集卷之五終

黃文獻公集卷之六

元黃

潛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由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艤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爲之太息不已後予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

色以偵伺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  
林烟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  
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  
乏教國子于上庠旣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于  
貞行有日謂予盍以一言志其別夫任人之道必其  
材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才品有萬不齊非  
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予與  
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  
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



言爲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爲問此則儒者  
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  
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  
婺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於鄉校觀人  
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爲慰幸又奚止向之所  
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  
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

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旣俾奉贄堂上以禮見顧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

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閔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爲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爲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况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

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  
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  
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他傳記得東  
郡事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潛序之潛竊  
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  
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  
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

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  
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  
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列郡  
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於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  
率謂非吏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土之有文學而好  
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爲已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  
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  
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  
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



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哲爲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爲書纂輯也備考据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下可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於空言以爲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滑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爲一州之榮觀也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尙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眾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

寡可以遽數也取之眾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於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况夫或被特恩而躋顯仕爲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褻然偕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祖宗菁莪豐芑之澤爲止於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土赫然

下明詔罔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  
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未盡在吾彀中者乎  
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泰山  
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  
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  
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  
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者若干

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  
之形似而不失其高爲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  
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  
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爲  
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  
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爲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  
得以媒蘖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  
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  
旣莫得而見其平生所韞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

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  
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爲士者惟知  
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  
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  
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  
先生所爲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是爲  
足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



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缺  
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  
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爲言也豈苟  
然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  
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  
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爲能  
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爲之道地使一介疏  
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  
分寸者亦得侈爲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

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人不能爲是言也有德必有  
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  
喜求之不得則缺望而去果何爲者耶惟吳生則不  
然其爲人好修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  
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來京師受知  
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於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  
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眾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  
嘗欲以爲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  
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爲善也故

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遷念川塗之修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屢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

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於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爲

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勦取而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尙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



或官於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尙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甯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寘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爲御史彈奏

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  
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  
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  
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  
嵩之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  
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  
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爲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  
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  
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旣引見連劾執

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  
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爲引例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  
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  
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  
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憖遺遽  
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  
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  
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  
蹇匪躬至其崇論宏議旣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

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迨今垂百年曾孫  
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探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  
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  
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他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  
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  
意晉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  
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  
皆以爲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爲興詔  
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辭殆有深

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誌旣稱公感末疾卒  
又以與元杰竝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歎世  
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  
故并著之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  
昔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于朝  
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于上  
而被于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



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  
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  
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  
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  
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  
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  
有慨于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  
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于三  
良張景陽之于二疏謝宣遠之于張子房虞子陽之

于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  
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  
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于累百而止顧其  
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  
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  
于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  
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  
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于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  
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于春秋絕

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  
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  
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朽謂某盍爲後  
序某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  
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  
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  
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  
諱芻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序者此  
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通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寢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

書而其弘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  
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略見諸篇樂  
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  
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鍾律  
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  
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  
已然其書作于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旣以屬之門  
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  
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



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極高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爲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

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某獨遡其源流之自以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霽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

可揜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  
時天之所不能闕藏者人亦不能闕藏之也此理之  
所必至夫何疑焉甯海爲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  
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  
止瑰偉之士隨所受之豐嗇發而爲文或簡雅而峻  
潔或博贍而宏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  
游乎英俊之林而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  
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闈簾糧筭書而來者以萬  
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爲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

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  
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  
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  
共歎賞交薦於上擢教授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  
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  
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  
懇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  
具存他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  
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

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某亦以年逾六十五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桌始哀輯遺文詮次爲二十卷俾某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闕藏者人亦莫得而闕藏也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元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沒旣久法言乃行元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



以爲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卽其秘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洵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某旣誌於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

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卯知學卽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亶亶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全

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  
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  
世言理學者竊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  
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  
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  
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  
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  
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  
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旣以道自任晚益邃

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已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沈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

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甯國錄事  
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  
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著有某書  
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  
進職編摩而某忝繇常調供奉詞林造屬史氏與公  
爲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扈蹕上京公自處清  
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



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  
入臺後十有 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某  
方勸游不俟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厘於屬郡辱  
公臨况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欵洽今年春公以御史  
召赴闕士之見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縉綬之  
意俾某序于篇端蓋古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  
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  
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涖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  
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

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  
誼范公仲淹之材且賢而爲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  
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貽書以誚之逮其上  
疏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以諫顯然  
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塞責也  
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  
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  
海宇乂安固非有關政之可議主上不自神聖每懷  
兢業虛心采納片言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

世之務擢寘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朝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某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於畎畝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周明府詩序